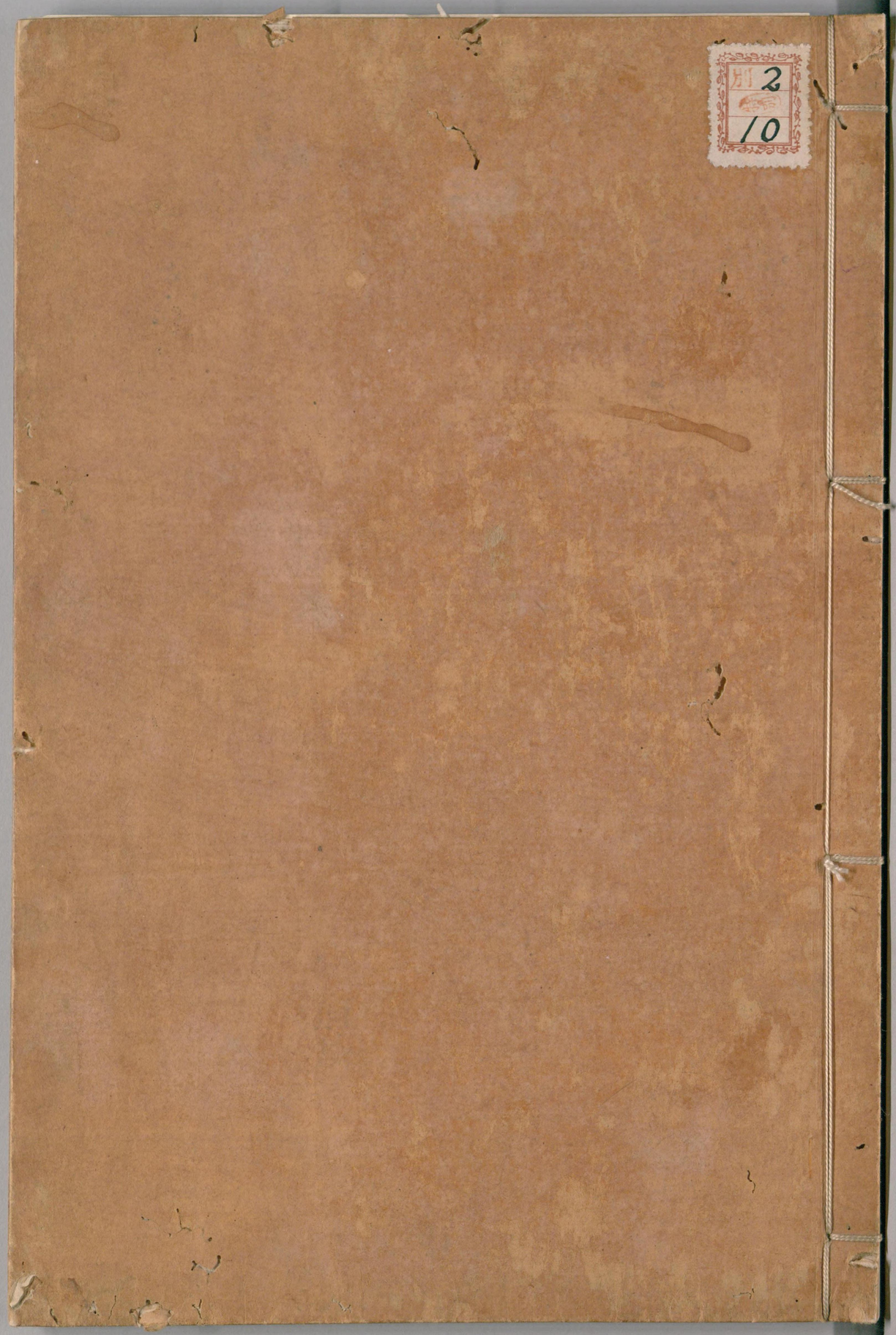

別 2
10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論語義疏卷第九

陽貨 陽子

梁国子助教吳郡皇侃撰

陽貨第十七

陽貨者、季氏家臣、亦凶惡者也、所以次前者、明於時山、故非唯国臣無道、至於陪臣賤、亦並凶惡、故陽貨次季氏也。

昺云、此篇論陪臣專恣、因明性習、智愚、礼樂、本末、六蔽之惡、二南之美、君子小人爲行各異、今之与古其疾不同、以前篇首章言文夫之惡、此篇首章記家臣、尊卑之差、故以相次也。

陽貨欲見孔子。

陽貨者、季氏家臣陽虎也、于時季氏稍微、陽貨爲季氏宰、專魯国政、欲使孔子仕己、故使人召孔子、欲与孔子相見也。

孔子不見。

孔子雲其專惡、故不与之相見也。

孔安國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国之政、欲見孔子使仕也。

大五 1 9 1 朝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寫本印本並愚作惡

櫻山文庫

論語義疏卷第九

陽貨微子

梁国子助教吳郡皇侃撰

陽貨第十七

陽貨者季氏家臣亦凶惡者也所以次前者明於時凶乱非唯国臣無道至於陪臣賤亦並凶愚故陽貨次季氏也　昺云此篇論陪臣專恣因明性習智愚礼樂本末六蔽之惡二南之美君子小人爲行各異今之与古其疾不同以前篇首章言大夫之惡此篇首章記家臣之乱尊卑之差故以相次也

陽貨欲見孔子　陽貨者季氏家臣陽虎也于時季氏稍微陽貨爲季氏宰專魯国政欲使孔子仕已故使人召孔子欲与孔子相見也

孔子不見　孔子惡其專濫故不与之相見也

孔安國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国之政欲見孔子使仕也

大正 14.9.1 購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古本印本並無也矣之矣

寫本印本並期作則
古寫本在下有於字

皈孔子豚皈猶餉也既召孔子二二不与相見故又遣人餉孔子豚也所以召不来而餉豚者礼得歆己以下餉但於己家拜餉而已勝己以上見餉先既拜於己家明日又往餉者之室也陽虎乃不勝孔子然己交專魯政期度孔子必来拜謝己因得与相見也得相見而勸之欲仕也

孔安国曰欲使往謝故遣孔子豚也

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亡無也無謂虎不在家時也孔子曉虎見餉之意故往拜謝也若往謝必与相見二二於家复或盤桓故伺取虎不在家時而往拜於其家也矣

遇諸塗二二道路也既伺其不在而往拜二二竟而还与之相逢於路中也孔子聖人所以不計避之而在路与相逢者其有所以也若遂不相見則陽虎求召不已既得相見期其意畢耳但不欲久与相對故造次在塗路也所以知是己拜室还与相逢者既先云時亡也後云遇塗故知己至其家也其若未至室則於礼

三本並在己作至己

印本来下孔子二字無

印本己作云

来畢或有更随其在己家之理故先伺不在而往二畢还而相逢也

孔安國曰塗道也於道路与相逢也一家通云餉豚之時孔子不在故往謝之也然於玉藻中爲便而不勝此集解通也

謂孔子曰来貨於路見孔子而呼孔子令来孔子趍就己也予与尒言予我也尒汝也貨先呼孔子来而又云我与汝言曰懷其宝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此是貨与孔子所言之辞也既欲令仕己故先發此言也此罵孔子不仁也宝猶道也言仁人之行當惻隱救世以安天下而汝懷藏佐時之道不肯出仕使邦国迷乱爲此之复豈可謂爲仁乎曰不可孔子曉虎之言故遜辞求免而荅己不可也言不可謂此爲仁人也

馬融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宝也知国不治而不爲政是迷邦也

寫本智作知注同　寫文本並知作智

三本並無矣字
寫本印本並可下也字無

好從叓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此亦罵孔子不知也好從叓謂好周流東西從於世叓也亟數也言智者以照兮爲用動无失時而孔子數栖栖遑遑東西從叓而數失時不爲時用如此豈可謂泄爲智人乎矣曰不可又遜辞云不可也

孔安國曰言孔子栖栖好從叓而數不遇失時不爲有智也

日月逝矣歲不我与罵孔子々々辞既畢故貨又以此辞勸孔子出仕也逝速也言日月不停速不待人豈得懷室至老而不仕乎我々孔子也

馬融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也

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孔子得勸故遜辞荅之云諾吾將仕也郭象云聖人无心仕与不仕隨世耳陽虎勸仕理无不諾不能用我則無自用此直道而應者也然免遜之理亦在其中也

寫本印本並無矣字

孔安國曰以順辞免害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者人所稟以生也習者謂生後有百伐常所行習之叓也人俱稟天地之氣以生虽後厚薄有殊而同是稟氣故曰相近也及至識若值善友則相効爲善若逢惡友則相効爲惡惡善既殊故云相遠也故范甯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斯相近也習洙洒之教爲君子習申商之術爲小人斯相遠矣也

孔安國曰君子慎所習也然情性之戔說者不同且依一家旧釈云性者生也情者成也性是生而有之故曰生也情是起欲動彰叓故曰成也然性无善惡而有濃薄情是有欲之心而有邪正性既是全生而有未涉乎用非唯不可名爲惡亦不可目爲善故性无善惡也所以知然者夫善惡之名恒就叓而顯故老子云天下以知美之爲美斯惡已以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此皆拠叓而談情有

寫本智作知注同

邪正者情既是叓若逐欲流遷其叓則邪若欲當於理其叓則正故情不得不有邪有正也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王弼云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正此是情之正也若心好流蕩失真此是情之邪也若以情近性故云性其情〻近性者何妨是有欲若逐欲迁故云遠也若欲而不迁故曰近但近性者正而即性非正蚩即性非正而能使之正譬如近火者熱而即火非熱蚩即火非熱而能使之熱能使之熱者何氣也熱也能使之正者何伐也靜也又知其有濃薄者孔子曰性相近也若全同也相近之辞不生若全異也相近之辞亦不得立今云近者有同有異取其共是無善无惡則同也有濃有薄則異也蚩異而未相遠故曰近也

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前既云性近習遠而又有異此則明之也夫降聖以还賢愚万品若大而言之且分爲三上分是聖下分是愚〻人以上聖人以下其中階品不同而共爲一

印本入下有武字

此之共一則有推移今云上智謂聖人下愚〻人也夫人不生則已若有生之始便稟天地陰陽氛氳之氣〻有清濁若稟得淳清者則爲聖人若得淳濁者則爲愚人愚人淳濁蚩澄亦不清聖人淳清攪之不濁故上聖遇昏乱之世不能撓其真下愚值童堯疊舜不能変其惡故云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也而上智以下〻愚以上二者中間彪閔以下一善以上其中亦多清少濁或多濁少清或半清半濁澄之則清攪之則濁如此之徒以随世変改若遇善則清外逢惡則淳淪所以別云性相近習相遠也

孔安國曰上智不可使強爲惡下愚不可使強賢也

子之武城聋絃歌之聲

之往也于時子游爲武城宰而孔子往焉既入其邑聞絃歌之邑也但解聞絃歌之邑其則有二一云孔子入武城界聞邑中人家〻有絃歌之響由子游正化和樂故也繆播云子游宰小邑能令民得其可絃歌以樂也又一云謂孔子入城聋子游身自絃歌以教民

也、故江熙云、小邑、但當令足衣食
教敬而已、反教歌詠先王之道也
孔安國曰子游爲武城宰也
夫子莞尒而笑 孔子聲絃歌
之也、而笑之也 莞尒小笑貌也
曰割鷄焉用牛刀 孔子說可笑之意也、牛刀大刀也、
割鷄而用牛刀、二大而鷄小、所用之過也、譬如武城
小邑之政可用小才而已、用子游之大才是才大而
用小也、故總播云、惜其不得導千乘之国、如牛刀
割鷄不尽其才也、江熙云、如牛刀割鷄非其宜也
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学道則愛人
小人学道則易使也 子游得孔子笑己故對云所以
絃歌之意也、先拠聲之於孔子

言云若君子学礼樂則必以愛人爲用小人学道則
易使爲樂業而偃今日所以有此絃歌之化也一云
子游既学道於孔子今日之化政是小人易使故總
播云夫博学之言亦可進退也夫子聲卻驚之人言、
便引得射御子游聲牛刀之喻且取非宜故曰小人
学道則易使也其不知之者以爲貶也其知之者以
爲賢聖謙
之意也
孔安國曰道謂礼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也
就如注意、言子游對所以絃歌化民者、欲使邑
中君子聞之則愛人邑中小人学之則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 二三子、従孔子行者也、孔子将歎美
偃之是故先呵従行之二三子也
孔安國曰従行者也
偃之言是也 言子游之言所以用絃歌之化是也、
前言戲之耳 言我前云、割鷄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印本無下是字

古寫本采作菜

印本畔作叛下同

三本並季子作季氏

寫本經悅作說

寫本印本及古寫本引一本皆已作止

寫本王說接經疏

印本無對字

古寫本可謂云云作可謂為仁也

焉用牛刀是戲是治小而才大也

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也

公山不擾姓公山名不擾也以費畔費季氏采邑也畔背叛也不擾當時為季氏邑宰而作乱与陽虎共執季氏是背畔於季氏也召子欲往既背畔使人召孔子二二欲往應召也

孔安國曰不擾為季子宰与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也

子路不悅子路見孔子欲往故已不欣悅也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路不悅而後說此辭也末无也之適也已止也中之語助也下之亦適也子路云虽時不我用若无所適往則乃當止耳何必公山氏之適也

孔安國曰之適也無可之則已耳何必公山氏之適者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孔子荅子路所以欲往之意也徒空也言夫欲召我者豈容无變空然而召我乎必有以也如有後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也若必不空然而用我時則我當為奥周道也魯在東周在西云東周者欲於魯而奥周道故云吾其為東周也一云周室東迁洛邑故曰東周也奥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王弼云言如能用我者不択地而奥周道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二二對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言若已行五變於天下則可謂之為仁人也請問之子張不曉五者之變故反請問其目也曰恭寬信敏惠荅五者之目也恭則不侮又為歷解五變所以為仁之美

三本並者人下有亦字

三本並故上有是字
印本無所見之見

寫本印本並無疾也之也

古本孔子下有也字
寫本印本並無往下也字

也、言人君行己能恭、則人以敬己不敢見輕侮也、故江熙云、自敬者人敬己也、

孔安国曰、不見侮慢也、

寛則得衆、人君所行寛弘、則衆附皈之、故得衆也、信則人任焉、人君立言必信、則爲人物所見委任也、一云、人思任其変、故不見瞑也、敏則有功、敏疾也、人君行変不懈、而乍進疾也、則変以成而多功也、

孔安国曰、應変疾、則多成功也、

惠則足以使人、二君有恩惠加民、二則以不憚労役也、故江熙云、有恩惠則民忘労也、

佛肸召、佛肸使人召於孔子、子欲往、孔子欲應召使而往也、

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

印本畔作叛

寫本印本並而不上有故君子入不善之國八字

君子不入也、子路見孔子欲應佛肸之召、故拠昔聾孔子之言、而諫止之也、子路云、由昔親聾夫子之言云、若有人自親行不善之変者、則君子不入其家也、

孔安國曰、不入其国也、

佛肸以中牟畔、拠佛肸身自爲不善之変也、佛肸徑爲中牟邑宰、而遂背畔、此是不善之変也、子之往也如之何、佛肸身爲不善、而今夫子若爲往之、故云如之何也、子曰、然有是言也、然如此也、孔子答曰、有如此所説也、我昔者有此君子不入於不善之国之言也、

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孔子既然之、而更廣述我從来所言非一、或云、君子不入不善之国、亦云、君子入不善之国、而不爲害、徑爲之設二辟、二天下至堅之物磨之不薄、至白之物染之不黒、是我昔亦有此二言、汝今那唯憶不入、而不憶亦入

三本並問之下有也字

乎故云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言我昔亦經有曰也故云不曰乎以問之

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者也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蚩在濁乱二二不能污也然孔子所以有此二說不同者或其不入是爲賢人二二以下易染故不許入也若許入者是聖人二二不爲世倍染累如至堅至白之物也子路不欲往孔子欲往故其告也

吾豈匏苽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亦爲說我所以一應召之意也言人非匏苽二二係滯一処不須飲食而自然生長乃得不用何通乎而我是須食之人自應東西求覓豈得如匏苽係而不食耶一通云匏苽星名也言人有才智宜佐時理務爲人所用豈得如匏苽係天而不可食耶王弼云孔子梳發後應变形乃視扠地以処身資教以全度者也故不入乱人之邦聖人通遠慮微應変神化濁乱不能污其潔凶惡不能害其性所以避難不藏身絶物不以形也有是言者言各有所施也苟不得係而不食舍此適彼相去何若也

匏瓠也言匏苽得繫一処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処也江熙云夫子豈実之公山肺肸乎故欲往之意耶沆尒无係以観門人之情如欲居九夷乘桴浮於海耳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聞乘桴而喜聞之公山而不悅非堂而未入室安測聖人之趣哉

子曰由呼子路名而問之也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夫所欲問子路汝曾聞六言而每言以有蔽塞之变乎言既有六故蔽亦有六故云六言六蔽之变在下文王弼云不自見其過也

印本余作示寫本同

印本蔽下之字作也叓字屬下

寫本智作知下經文同

古寫本無經文曰居之曰寫本印本聲也之也作之

寫本印本並座下有也字

印本無以謂之以

印本源作原

六言六蔽者下六支謂仁智信直勇剛也

對曰未也子路對曰未曾聲也曰居吾語汝居猶後坐也子路得孔子問避席而對曰未也故孔子呼之使後座也吾當語汝也

孔安國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座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一也然此以下六支以謂中人也夫支得中適莫不資学若不学而行支猶无烛夜行也仁者博施周急是作之盛也唯学者能裁其中若不学而施二必失所是与愚人同故其蔽塞在於愚也江熙云好仁者謂聞其風而悅之者也不学不亡深源乎其道知其一而未識其二所以弊也自非聖人必有所偏二才虽美必有所蔽学者假教以節其性觀教知変則見所遇也

孔安國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也

印本及作度

印本適作道

三本並無也在之也

三本並蔽上有必字

好智不好学其弊也蕩二也智以運動為用若学而裁之則智動會理若不学而運動則弊塞在於蕩无所的守也

孔安国曰蕩无所適守也

好信不好学其弊也賊三也信者不欺為用若学而為信信則合宜不学而信二不合宜二二二則弊塞在於賊害其身也江熙云尾生与女子期死於梁下宋襄与楚人期傷泓不及信之害也

孔安國曰父子不知相為隠之輩也

好直不好学其蔽絞下上也四也直者不曲為用若学而行之得中適若不学而直則弊塞也在於絞二猶刺也好說刺人之非以成己之直也

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五也勇是多力二二若学則亡用勇敬拜於廟廊捍難於边壇若勇不学則蔽塞在於作乱也

好剛不好学其弊也狂六也剛者无欲不為曲求也若後学而剛則中適為美若剛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古写本者也作者耶

古写本無若字

印本以知之以作而

古写本無之字

不学則必弊在於狂、二謂抵觸於人无廻避者也、

孔安國曰狂妄抵觸人也

子曰小子呼諸弟子欲語之也何莫学夫詩莫无也夫語助也門弟子汝等何无学夫詩者也

苞氏曰小子門人也

詩可以興又爲説所以宜学之由也興謂辟喩也言若已学詩二可令人已爲辟喩也

孔安國曰興引辟連類也

可以觀詩有諸國之風二借盛衰可以觀覧以知之也

郑玄曰觀二風俗之盛衰也

可以群詩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朋友之道可以群居也

印本近有作有近

古写本印本並無者字

古写本名下有也字

古写本無之也之也

古本邵作召下同

孔安國曰群居相切磋也

可以怨詩可以怨刺諷諫之法言之者无罪聞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也

孔安國曰怨刺上政也

迩之叓父遠之叓君迩近也詩有凱风白華相戒以養是近有叓父之道也又雅頌君臣之法是有遠叓君之道者也江熙曰言叓父与叓君以有其道也

孔安國曰迩近也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閑雎鵲巢是有鳥也騶虞狼跋是有獸也采蘩葛藟是有草也甘棠棫樸是有木也詩並載其名学詩者則多識之也

子謂伯魚曰汝爲周南邵南矣乎伯魚孔子之子也爲猶学也周南閑雎以下詩也召南鵲巢以下詩也孔子見伯魚而謂之云汝已曾学周召二南之詩乎然此問即是伯魚趍過庭孔子問之学詩乎時也

人而

写本印本並含作合

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与先向之而更爲說周召二南所以宜学之意也牆面〻向牆也言周召二南既多所含載讀之則多識草木鳥獸及可事君親故若不学詩者則如人面正向牆而倚立終无所瞻見也然此語亦是伯魚過庭時對曰未学詩而孔子云不学詩无以言也

馬融曰周南邵南國風之始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也

子曰礼云〻〻玉帛云乎哉此章弁礼条之本也夫礼所貴在安上治民但安上治民不因於玉帛而不達故行礼必用玉帛耳當乎周季末之君唯知崇尚玉帛而不乞安上治民故孔子歎之云也故皇言礼云〻〻玉帛云乎哉明礼之所云不玉帛也

三本並束帛下有之字

写本印本並皷作鼓注疏皆同

印本無也非之也

郑玄曰玉璋珪之屬也帛束帛屬也言礼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也

樂云〻〻鐘皷云乎哉樂之所貴在移風易俗因於鐘皷而亘故行樂必假鐘皷耳當澆季之主唯知崇尚鐘皷而不乞移風易俗孔子皇言条云〻〻鐘皷云乎哉明樂之所云不乞鐘皷也

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皷而已也王弼云礼以敬爲主玉帛者敬之用飾也樂主於和鐘皷者樂之器也于時所謂礼樂者享贄幣而所簡於敬盛鐘皷而不合雅頌故正言其美也繆播云玉帛礼之用非礼之本鐘皷者樂之器也非樂之主假玉帛以達礼〻達則玉帛可忘借鐘皷以顯樂〻顯則鐘皷可遺以礼假玉帛於求礼非深乎礼者也以樂託鐘皷於求樂非通乎樂者也苟乞礼正則无持於玉帛而上安民治矣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写本印本並借下有於字

印本墻作牆疏皆同

乞暢和則无借鐘鼓而移風易俗也

子曰色厉而内荏厉矜正也荏柔佞也言人有顏色矜正於外而心柔佞於内者也

孔安國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厉而内柔佞者也

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与此爲色厉内荏作譬也言其譬如小人爲偷盜之時也小人爲盜或穿人屋壁或踰人垣墻當此之時外形恒欲進爲取物而心恒畏人常懷退走之路是形進心退内外相乖如色外矜正而心内柔佞者也

孔安國曰爲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也穿二壁也窬二墻也江熙云田文之客乞爲狗盜穿壁如踰而入盜之密也外爲矜厉而實柔佞之密也峻其墻宇謂之免盜而狗盜者往焉高其抗厉謂之免佞而色厉者入焉古聖難於荏人

写本印本共源作原下同

印本無外也之也

三本並經文棄下有也字

今夫子又若爲之喻明免者鮮矣傳云蓽門珪竇也

子曰鄉原作之賊也鄉二里也原源本也言人若凡往所至之鄉輙憶度逆用意源本其人情而待之者此是作之賊也言賊害其作也又一云鄉向也謂人不乞剛毅而好面從見人輙媚向而原趣求合此是賊作也

周生烈曰所至之鄉輙原其人情而爲己意以待之是賊乱作者也一曰鄉向也

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輙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作也如前二釈也張憑云鄉原二壞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也彼遊方之外也行不應規矩不可以訓故每抑其迹所以弘作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作之棄道二路也塗亦道路也記問之学不足以爲人師二

三本並經文哉上有也與二字寫本印本並無與哉之與

人必當温故而知新研精久習然后乃可爲人傳說耳若聽之於道路二二仍即爲人傳說必多謬妄所以爲有作者所弃也亦自弃其作也江熙云今之学者不爲己者也況乎道聽者哉逐末愈甚弃作弥深也

馬融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也

子曰鄙夫可与叓君哉言凡鄙之人不可与之叓君故云可与叓君与哉

孔安國曰言不可与叓君也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此以下明鄙夫不可与叓君之由也患得之謂患不㠯得也言初未得叓君之時恒懃二患己不㠯得叓君也

患得之者患不㠯得之

楚俗言也楚之風俗其言語如此也呼患不得爲患得之也

既得之患失之患失之患不失之也既得叓君而生厭心故患己不遺失之也

苟患

三本並在下有於字

三本並無矣字

三本並病作疾　印本無矣字

古本無蕩猶之蕩

失之无所不至矣既患得失在不定則此鄙心廻邪无所不至或爲乱也

郑玄曰无所不至者言邪媚无所不爲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古謂淳時也疾謂病也其叓有三條在下文也矣今也

或是之亡也今謂澆時也亡无也言今之澆民无後三疾之叓也

苞氏曰言古者民疾与今時異也江熙云今之民无古者之疾而病過之也矣

古之狂也肆一也古之狂者恒肆意所爲好在抵觸以此爲疾者也

苞氏曰肆極意敢言之也

今之狂也蕩二无所拠也蕩猶動也今之狂不後肆直而皆用意澆競流動也後无得拠杖也

孔安國曰蕩无所拠也

三本並無經文戾也之也

印本恒作徑

三本並疾作病　應作廉

古之矜也廉二也矜莊也廉隅也古人自矜莊者好大有廉隅以此爲病也李充曰矜厉其行向廉潔也

馬融曰有廉隅也

今之矜也忿戾也今世之人自矜莊者不亡廉隅而因之爲忿戾怒物也

孔安國曰惡理多怒也言今人既惡則理自多怒物也李充曰矜善上人物所以不与則反之者至矣故怒以戾与忿激也

古之愚也直三也古之愚者不用其智不知俯仰病在直情恒行故云直也

今之愚也詐而已矣今之世愚不識可否唯欲欺詐自利者也又一通云古之狂者唯肆情而病於蕩今之狂則不復病蕩故蕩不肆也又古之矜者唯廉隅而疾於忿戾今之矜者則不復病忿戾而不應也又古之愚者唯直而病詐今之愚者則不復病詐故云詐而不直也

古本正色下有也字

三本並間色下有之字

三本並媱作淫

古本無者字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紫是間色朱是正色二二宜行間色宜除不得用間色之物以妨奪正色之用也言此者爲時多以邪人奪正人故孔子託云惡之者也

孔安國曰

朱正色紫間色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

惡鄭声之乱雅樂也鄭声者鄭国之音也其音媱也雅樂其声正也時人多淫声以廢雅樂故孔子惡之者也

苞氏曰鄭声淫声之哀者惡其奪雅樂也

惡利口之覆邦家也利口弁佞之口也邦諸侯也家卿大夫也君子辞達而已不用弁佞无實而頌覆国家故爲孔子所惡也

孔安國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其國家也

三本並輩上有等字

子曰予欲无言孔子忿世不用其言二二爲益之少故欲无所後言也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小子弟子也子貢聞孔子欲不後言故疑而問之也言夫子若遂不後言則弟子輩何所後傳述也言之爲益少故欲无言也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既以有言无益遂欲不言而子貢恐若遂不言則門徒无述故孔子遂曰天亦不言而四時遞行百物互生此豈是天之有言使之然乎故云天何言哉也天既不言而复行故我亦欲不言而教行是欲則天以行化也王弼云子欲无言蓋欲明本举本統末而示物於極者也夫立言垂教將以通性而弊至於湮寄旨傳辭將以正邪而勢至於繁既求道中不可勝御是以修本廢言則天而行化以淳而觀則天地之心見於不言寒暑代序則不言之令行乎四時天豈諄諄者哉

印本使人上有孺悲魯人也五字写本則此五字在相見也下

三本並病作疾疏有病同

寫本印本並子戶間有之字

孺悲欲見孔子使人召孔子欲与孔子相見也孔子辞之以病孔子不欲應孺悲之召故辞云有病不堪往也將命者出戶將命者謂孺悲所使之人也出戶謂受孔子疾辞畢而出孔子戶以去也取瑟而歌使之聾之孺悲使者去裁出戶而孔子取瑟以歌欲使孺悲使者聾之也所以然者若辞唯有疾而不往恐孺悲問疾差又召己不止也故取瑟而歌使二者聾之知孔子辞疾非実疾以還白孺悲令孺悲知故不来耳非爲疾不来也

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辞以疾爲其將命者不知己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也李充曰孔子曰人潔己以進与其潔不保其往所以不迸乎互鄉也今不見孺悲者何明非崇道皈聖發其蒙矣苟不崇道必有牛寫之心則非教之所崇言之所喻將欲化之未若不見也聖人不顯物短使无

寫本印本並自作日

三本並善下有之字

自新之塗、故辞之以疾、猶未足以誘之、故絃歌以表旨、使抑之而不敢挫之而不絶、則矜鄙之心頹而思善路長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礼爲至親之服、至三季、宰我嫌其爲皇、故問至期則久、不假三季也、君子三季不爲礼、礼必壞、三季不爲樂、樂必崩、宰我又說喪不宜三季之戔也、君子人君也、人君化物、必資礼樂、若有喪三年、則廢於礼樂、樂崩壞、則无以化民、爲此之故云、宜期而不三季、礼云壞、樂云崩者、礼是形化、樂是氣化、樂是形化、故云崩、崩是墜失之称也、故云壞、壞是漸敗之、旧穀既沒、新穀既升、宰我又說一期爲足意也、言夫人情之變、本依天道、一期則万物莫不悉易、故旧穀既沒尽、又新穀已熟、則人情亦宜法之而奪也、鑽燧改火、鑽燧者、鑽木取火之名也、内則云、小觿木燧是也、改火者、年有四時、二二所鑽之木不同、若一年則鑽之一周、変改已遍也、期可已矣、宰我断之也、穀沒又升、火鑽已遍、故有喪者、一期亦爲可矣、

印本無國語二字

印本未作來

寫本印本並宜下有令字

馬融曰、周昏月令有更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穐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引国語、周昏中月令之語、有改火之変、未爲證也、更猶改也、改火之木、随五行之色而変也、榆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棗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棗杏也、桑柘色黄、季夏是土、土色黄、故季夏用桑柘也、柞楢色白、秋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柞楢也、槐檀色黒、冬是水、水色黒、故冬用槐檀也、所以一季必改火者、人若依時而食其火、則得气、又宜人无灾厉也、

古本無曰汝之曰
古本印本並乎也之也字無
印本下孔子二字無
寫本印本並武作樂
印本此字無

子曰食夫稻也衣夫錦也於汝安乎孔子聞宰予云一期爲足故舉
問之也夫語助也稻是穀之美者錦是衣中之文華
者若一期除喪二二畢便食美衣華在三季之內爲
此叓於汝之心以此爲安不乎也曰安宰我答孔子也云期而食稻衣錦以爲安也曰汝
安則爲之孔子聞宰我之答云安故孔子云汝言此爲安則汝自爲之也夫君子之
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処不安故不爲也孔子又爲
宰我說三季內不可安於食稻衣錦也言夫君子之
人居親喪者心如斬截故无食美衣錦之理假令食
於美食亦不覺以爲甘聞於韶武亦不爲雅樂設居
処華麗亦非身所安故聖人依人情而制苴麁之礼
不設美樂之具故云不爲也今汝安則爲之陳旧叓既竟又更語之也昔君子之所不
爲今汝若以一期猶此爲安則
自爲之再言之此者責之深也孔安國曰旨美

三本並注文安下有則字
古本注文爲之下有也字
三本並去上有出字
印本礼制作制礼
三本並報下有但字
印本所以下有然字

也責其无仁恩於親故再言汝安爲之或問曰喪服傳曰既
練反素食郑玄云謂後平生貶食也若如彼傳及注
則期外食稻非嫌孔子何以恠耶答云北人皇稻
二爲嘉食唯盛饍乃食之耳平常所食
二黍稷之屬也云反素食則謂此也
宰我出宰我得孔子之罵竟而去也子曰予之不仁也仁猶恩也言宰我无
恩愛之心故曰予之不仁也予宰我之名也子生三季然后免於父母之
懷又解所以不仁之叓也案聖人爲礼制以三季有
二戔一是抑賢一是引愚抑賢者言夫人子於父
母有終身之恩昊天罔極之報聖人爲三才宜理人
倫超絕故因而裁之以爲限節者也所以者何夫人
是三才之一天地資人而成人之生世誰无父母二
二若喪必使人子滅性及身服長凶人二以尒則二
俄便廢爲是不可故斷以年月使送死有已後生有
節尋制服致節本應斷期二二是天道一變人情亦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印本儀作識

寫本印本並引之下有也字

三本並通上有之字

宜随之而易但故改火促期不可權終天之性鑽燧過隙无消創鉅之文故隆倍以再變二二是二十五月始末三年之中此是抑也一是引愚者言子生三年之前未有知俄父母養之最鍾懷抱及至三年以后与人相関飢渴痛癢有須能言則父母之懷稍得寛免今既終身難遂故報以極時故必至三年此是引也而宰予既爲其父母所生亦必爲其父母所懷矣將欲詈之故先發此言引之

馬融曰子生未三岁爲父母所懷抱也

夫三年之喪天下通喪也人蚤貴賤不同以爲父母懷抱故制喪服不以尊卑致殊曰以三年爲極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故云天下通喪也且汝是四科之限豈宜不及无俄之庶人乎故言通喪引之也

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也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予宰我名也爲父母愛己故限三年今宰

印本云三之云作而

寫本印本並性作往 啟情作啓憤 我作義

印本者下有何字

古本安下有夫字

三本期作斯

寫本印本並作心情所期於衣食無一所期二字

我欲不服三年是其誰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不乎一云愛忘情也言宰我何忽愛惜三年於其父母也

孔安国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依注亦不得爲前兩通也繆播云尒時礼壞樂崩云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性以爲聖人无微旨以戒將来故假時人之謂啓情於夫子我在屈己以明道也予之不仁者荅云時人失礼二二二而予謂爲然是不仁矣言不仁於万物又仁者施与之名非奉上之称若予安稲錦廢此三年乃不孝之甚不得直云不仁李充曰子之於親終身莫已而今不過三年者示民有終也而予也何愛三年而云久乎余謂孔子目四科則宰我冠言語之先安有知言之人而發違情犯礼之問乎將以喪礼漸衰孝道弥薄故起期問以發其責則所益者弘多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夫人若飢寒不足則心情所期二二

三本並飽下有衣

印本菜作終

寫本印本並無乎字

古本乎作也

三本並趣作赴 寫本印本並愚作患

印本蹈乎作陷乎

寫本印本並畏作異

於衣食所期於衣食則无暇思慮它叓若无叓而飽食終日則必思計爲非法之叓故云難矣哉言難以爲処也

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博者十二碁對而擲采者也奕囲碁也賢猶勝也已止也言若飽食而无叓則必思爲非法若曾是无業而能有碁奕以消食菜日則猶勝乎无叓而直止住者也

馬融曰爲其无所拠樂善生淫慾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

子路既有勇常言勇可崇尚故問於孔子君子之人常尚勇乎

袁氏云見世尚須勇故諟可尚乎

子曰君子義以爲上

孔子荅云君子唯所尚於義以爲上也

君子有勇而无義爲乱

君子既尚義若无義必作乱也李充曰既称君子又諟職爲乱階也若遇君親失道国家昏乱其於趣愚致命而不知居正顧義者則亦畏蹈乎爲乱而受不義之責也

小人有勇而无義爲盜

畏於君子不敢作乱乃爲盜竊而已

寫本印本並憎惡作憎疾

三本並云作言

三本並子下有亦字

子貢問曰君子亦有惡乎

惡諟憎疾也旧説子貢問孔子曰天下君子之道有所憎惡以不乎江熙云君子即夫子也礼記云昔者仲尼与於蜡賓叓畢出喟然而歎言偃曰君子何歎乎

子曰有惡

孔子荅云君子亦有所憎惡也

惡称人之惡者

此以下並是君子所憎惡之叓也君子掩惡揚善故憎人称揚佗人之惡叓者也

苞氏曰好称説人之惡所以爲惡也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訕猶謗毀也又憎惡爲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也故礼記云君臣之礼有諫而无訕是也

孔安国曰訕謗毀也

惡勇而无礼者

勇而无礼則乱故君子憎惡之也

惡果敢而窒者

窒塞也又憎好爲果敢而塞人道理者也若果敢不塞人道理者則亦所不惡也

馬融曰室二室也
曰賜也亦有惡也子貢譽孔子說有惡已竟故云賜亦有所憎惡也故江熙云已亦有惡也惡撽以爲智者撽此子貢說己所憎惡之變也撽抄也言人生發謀出計少當出己心伐乃得爲善若抄佗人之意以爲己有則子貢所憎惡也
孔安國曰撽抄也惡抄人之意以爲己有之
惡不遜以爲勇者勇須遜從若不遜而勇者子貢所憎惡也然孔子云惡不遜爲勇者二文又相似但孔子所明二体先自有勇而後行之元礼者子貢所言本自元勇故假於孔子不遜以爲勇也惡訐以爲直者訐謂面發人之陰私成己直者當自己不犯觸佗人則乃是善若對面發人陰私欲成己直者亦子貢所憎惡也然孔子所惡者凡子貢有三亦示減師也
苞氏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也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爲難養也女子小人並禀陰閉氣多故其意淺促所以難可養立也近之則不遜此雜養之變也君子之人二愈近愈敬而女子小人近之則甚不遜從也遠之則有怨君子之交如水亦相忘江湖而女子小人二若遠之則生怨恨言人不接己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人年未四十則作行猶進當時垂未已善猶望可改若年四十已在不惑之時猶爲衆人共所見憎惡者則當終其一生元復有善理故云其終也已
郑玄曰年在不惑而爲人所惡終无善行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印本覩作觀
古本去之作去也

印本人作又
古本鄭下有玄字下奴下有也字
寫本印本並小作少

微子第十八

微子者殷紂庶兄也明其覩紂凶惡必喪天位故先拂衣皈周以存宗祀也所以次前者明天下並惡則賢宜遠避故以微子次陽貨也　昺曰此篇論天下无道礼壞樂崩君子仁人或死或去否則隱淪岩野周流四方因記周公戒魯公之語四乳生八士之名以前篇言群小在位則必致仁人失所故以此篇次之也

微子去之　微子者名啓是殷王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也殷紂暴虐殘酷百姓日月滋甚不從諫爭微子覩国必亡社稷顛殞己身是元長宜存係嗣故先去殷投周早爲宗廟之計故云去之

箕子爲之奴　箕子者紂之諸父也時爲父師是三公之職屢諫不從知国必殞己身非長不能輙去職任寄重人不可死故佯狂而受囚爲奴故云爲之奴也　郑注尚昏曰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爲之奴

比干諫而死　比干亦紂之諸父也時爲小師二二是三孤之職也進非長適无存宗之去退非台輔不俟佯狂之留且生難死易故正言極諫以至割心而死故云諫而死也　郑注尚昏云少師者大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爲之死也

古本鄭下有玄字
古本注名下有也字
寫本印本並菜作采

寫本印本並注文也字無

寫本印本並小作少
印本躓作隮　三本並道作遂
古本注文而字無

馬融曰微箕二国名　是殷家畿內菜地名也

子爵也　殷家畿外三等之爵公侯伯也畿內唯子爵而箕微二人並食箕微之地而子爵也

微子紂之庶兄也　郑玄注尚昏云微子与紂同母當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爲妻也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

箕子比干紂之諸父也　二人皆是帝乙之弟也

微子見紂无道早去之　故尚昏云微子乃告父師小師曰王子弗出我乃顛躓是適去敢皈周後封微子於宋以爲殷後也

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而見殺也　故武王勝紂釈箕子囚以箕子皈作洪範而彝倫攸叙封比干墓天下悅服也

古本皆作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孔子評微子箕子比干其迹雖異而同爲仁故云有三仁焉所以然者仁以憂世忘己身爲用而此三人更迹雖異俱是爲憂世民也然若易地而処則三人皆互亡耳但若不有去者則誰保宗祀耶不有佯狂者則誰爲親寄耶不有死者則誰爲亮臣節耶各尽其所宜俱爲臣法於教有益故称仁也

馬融曰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称仁以其俱在憂乱寧民也

柳下惠爲士師柳下惠展禽也士師獄官也惠時爲獄官也

孔安国曰士師典獄之官也

三黜二退也惠爲獄官无罪而三遍被黜退也人曰子未可以去乎人或人也

三本並暇作假

古本無於字

印本今作禽

寫本印本共作皆

去謂更出国往佗邦也或人見惠无罪而三被退逐故問之云子爲何更而未可以去此乎欲令其去也

曰直道而更人焉往而不三黜柳答或人云己所以不去之意也言時人世皆邪曲而我独用直道二二更曲故无罪而三黜耳若用直更不正非唯我国見黜假令至彼二国後曲則亦當必後見黜故云焉往而不三黜也禽是三黜故不暇去也故李充云拳世喪乱不容正直以国觀国何往不黜也

孔安国曰苟直道以更人於所至之国俱當後三黜也

枉道而更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又對或人也枉曲也父母邦謂今旧居桑梓之国也言我若亡捨直爲曲二則是地皆合既往必共合亦何必遠离我之旧邦而更他適耶故曲直並不須去也○孫綽云言以不枉道而求留也若道而可枉蚤九生不足以易一死柳下惠之无此心明矣

故每仕必直、二必不用、所以三黜也、

齊景公待孔子、二二往齊、而景公初欲處待孔子、共爲政化也、曰、若季氏則吾不能、景公慕垂不篤、初虽欲待、而末又生悔、發此言也、季氏者、魯之上卿也、揔知魯政、專任一国、今景公云、若使我以国政委任孔子、如魯之任季氏、則可不亡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孟者、魯之下卿也、不被任用者也、景公言我不亡用孔子、如魯處季氏、又不容令之、无叓如魯之處孟氏也、我當以有叓无叓之間處之、故云以季孟之間待之也、

孔安国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叓、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

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景公初虽云待之於季孟之間、而末又悔、故自託吾老不亡後用孔子也、

孔子行、孔子聞不亡用己、故行去也、江熙云、麟不亡爲貂步、鳳不亡爲隼擊、夫子所陳、必也正道、景公不亡用、故託吾老、可合則往、於爵則去、聖人无常者也、

以聖道難成、故云老矣、不亡用也、

齊人皈女樂、皈猶餉也、女樂、女伎也、齊餉魯定公女伎、致時孔子在魯、齊畏魯強、故餉魯女樂、欲使孔子去也、

季桓子受之、季氏使定公受齊之餉也、三日不朝、桓子既受之、仍与定公奏之、三日廢於朝礼也、

孔子行、既君臣淫樂、故孔子遂行也、江熙云、夫子色斯举矣、无礼之朝、安可以處也、

孔安国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与觀之、廢朝礼三日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之門、接輿、楚人也、姓陸、名通、字接輿、昭王時政令无

寫本印本並下魯下有於字

寫本印本並處也作処乎

印本無之門二字

古本無衰也之也

印本已示作示已
三本並經諫下有也字

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爲楚狂也、時孔子適楚、而接輿行歌從孔子边、過欲感切孔子也、

孔安国曰接輿楚人也、佯狂而来、歌以欲感切孔子也、

曰鳳兮〻〻何徃之衰也、此接輿歌曲也、知孔子有聖徃、故以比鳳、但鳳鳥待聖君乃見、今孔子周行屢適不合、所以是鳳徃之衰也、

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也、鳳鳥待聖君而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

往者不可諫、言屢適不合、是已示往変不後可諫、是既往不咎也、

孔安國曰已往所行不可後諫止也、

寫本印本並止下有而字

古本無者也之者
三本並治下有也字

古本無經文言也之也

来者猶可追也、来者謂未至之変也、未至之変猶可追止、使莫後周流天下也、

孔安國曰自今以来可追自止避乱隠居也、

已而〻〻今之從政者殆而、已而者言今世乱已甚也、殆而者言今從政者皆危殆、不可後救治之者也、

孔安國曰已而者言世乱已甚、不可後治、再言之者傷之甚也、

孔子下欲与之言、下〻車也、孔子初在車上、聞接輿之歌感切於已〻故下車欲与之共語也、江熙云、言下車明在道聞其言也、

趨而避之不得与之言也、趨疾走也、接輿見孔子下車欲与已言、已故急趨避之、所以令孔子不得与之言也、江熙云、若接輿与夫子對共情言、則非狂也、達其懷於誠者、修其狂跡、故疾行而去也、

苞氏曰下〻車也、

三本並者作士

印本写本並過也之也作之

古本写本並宛叔作宛升　印本作范升

写本印本並耦鎛作鉤耨　鐸作釋

長沮桀溺二人皆隱者也耦而耕二人既隱山野故耦而共耕也孔子過之孔子行從沮溺二人所耕之処過也使子路問津焉津渡水処也時子路從孔子行故孔子使子路訪問於沮溺覓渡水津之処也宛叔曰欲顯之故使問也

鄭玄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耕用耒是今之耦鎛耜是今之鐸廣五寸二二則不成伐故二人並耕兩耜並得廣一尺二二則成伐也故云二耜爲耦也津濟渡処也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乎子路往問津先問長沮二二不荅津処而先反問子路也執輿猶執轡也子路初在車上帰爲御二者執轡今既下車而往問津渡則廢轡与孔子二二時執轡故長沮問子路云夫在車中執轡者是爲誰子乎子路曰爲孔丘子路荅云車中執轡

写本与作欤下同

写本印本並知上有而字

写本印本並曰上有答字　古本曰作答

写本印本不也作不乎

者是孔丘也然子路問長沮祢師名者聖師欲令天下知之也曰是魯孔丘与長沮更定之也此是魯國孔丘不乎對曰是也荅曰是魯孔丘也曰是知津矣沮聳魯孔丘故不語津処也言若是魯之孔丘此人数周流天下无所不至必知津処也无俟我今彼告也

馬融曰言数周流自知津処也

問於桀溺長沮不荅子路又問桀溺也桀溺曰子爲誰又問子路汝是誰也曰爲仲由子路荅言我是姓仲名由也曰是魯孔丘之徒与又問言汝名由是孔丘之門徒不也對曰然子路曰是也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滔滔者猶周流也天下皆是謂一切皆悪也桀溺又云孔子何是周流者乎當今天下治乱如一捨此適彼定誰可易之者乎言皆悪也

写本印本並從下有於字

写本印本並人下有之字

三本並法下有者字

孔安國曰滔滔者周流之皃也言當今天下治乱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也

且而与其從避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之士哉桀溺又微以此言招子路使從己隱也故謂孔子爲避人之士其自謂己爲避世之士也言汝今從於避人之士則豈如從避世之士乎

士有避人之法有避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爲士從避人法也己之爲士則從避世之法也若如注意則非但令子路從己亦謂孔子從己也

耰而不輟耰覆種也輟止也二人与子路且語且耕覆種不止也覆種者植穀之法先敢後覆也

郑玄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

印本無告下之字

写本印本並共作皆

写本印本而下有便字

印本無言必至徒也七字

三本並衆作旅

告之也

子路行以告子路問二人二二共不告及於偕問而覆種不止故子路備以此叓還車上以告孔子也夫子憮然二二猶驚愕也孔子聳子路告故愕怪彼不達己意而說己也

爲其不達己意而非己也

曰鳥獸不可与同群也孔子既憮然而又云隱山林者則鳥獸同群出世者則与世人爲徒旅我今應出世自不得居於山林故云鳥獸不可与同群也

孔安國曰隱居於山林是与鳥獸同群也

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誰与言必与人爲徒也亦云我既出世應与人爲徒衆故云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誰与言必与人爲徒也

孔安國曰吾自當与此

写本印本並無己道之道

印本師作倫

天下人同群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言凡我道雖不行於天下〻〻有道者而我道皆不至与彼易之是我道大彼道小故也

孔安國曰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与易也己道大而人小故也

江熙云易称天下同皈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君子之道或出或処或默或語所以為皈致者期於内順生徒外惣教旨也惟此而已乎凡化教或即我以導物或執彼以明節以救急疾於當年而發逸操於沮溺排披抗言於子路知非問津之求也于時爪政日昏彼此无以相易良所以猶然斯可已矣彼故不屑去就不輟其業不醉栖〻之問所以遂節於世而有惣於聖教者存矣道喪于茲感以変反是以夫子恍然曰鳥獸不可与同群也明夫理有大師吾所不獲

三本並救作教

三本並処上有自各二字無自而之自

己也若欲潔其身韜其蹤同群鳥獸不可与斯民則所以居大倫者廢矣此即我以致言不可以乗彼者也丘不与易蓋物之有道故大湯武亦称夷齊由管仲而无訛邵忽今彼有其道我有其道不執我以求彼不係彼以易我夫可滯哉沈居士云世乱賢者宜隠而全生聖人宜出以弘物故自明我道以救大倫彼之絶迹隠世実由世乱我之蒙塵栖遑亦以道喪此即彼与我同患世也彼実中賢无道宜隠不達救者也我則至作宜理大倫不得已者也我既不失彼亦无違无非可相非且沮溺是規子路亦不規夫子謂子路宜従己不言仲尼也自我道不可彼与鳥獸同群宜与人徒本非言彼也彼居林野居然不得不群鳥獸群鳥獸避世外以為高行初不為鄙也但我自得耳以躰大居正宜弘世也下云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言天下人自各有道我不以我道易彼亦不使彼易我処其宜也如江熙所云大湯武自而亦賢夷齊美管仲亦不訛召忽也

三本並從下有而字
写本印本並會下有之字
古本長宿作宿長
印本揚作揭
寫本印本並不也作不乎

子路從而後孔子与子路同行孔子先發子路
在後随之未得相及故云從後也遇丈
人以杖荷篠遇者不期而會也丈人者長宿之祢也
荷擔揚也篠竹器名子路在孔子後未
及孔子而与此丈人相遇見此丈人以
杖擔一器籮簏之屬故云以杖荷篠也
苞氏曰丈人老者也篠竹器名也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子路既見在後故借
向丈人見夫子不也丈人曰
四躰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四体足手也勤〻労
也五穀黍稷之屬也
分播種也孰誰也子路既借向丈人〻〻故荅子路
也言當今亂世汝不勤労四体以播五穀而周流遠
走向誰為汝之夫子而向我索之乎袁氏云其人已
委曲識孔子故譏之四体不勤不能如禹稷躬殖五
穀誰為夫
子而索耶
苞氏曰丈人云不勤労四躰不分殖

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之耶
植其杖而芸植竪也芸除草也丈人荅子路竟至草
田而竪其所荷篠之杖當掛篠於杖頭
而植竪之竟而芸
除田中穢草也孔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
芸也杖以為力以一手芸中
故云植其杖而芸也
子路拱而立拱沓手也子路未知所以荅故
沓手而倚立以觀丈人之芸也
未知所以荅也
止子路宿子路住倚當久已至日暮故丈
人留止子路使停住就已宿也殺雞為黍
而食之子路停宿故丈人家殺雞
為臛作黍飯而食子路也見其二子焉丈人
知子
路是賢故又以丈人
二兒見於子路也明日子路行至明日之旦子路
得行逐孔子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寫本印本並支上有之字無於字

寫本印本並士下有也字

三本並夫人下有之字

以告行及孔子而具以昨丈人所言及以告孔子道之也子曰隱者也雖泰見子路告丈人之文故云此丈人是隱處之士使子路反見之孔子既云丈人是隱者而又使子路反還丈人家須与丈人相見以已意說之也其文在下文至則行矣子路反至丈人亦而丈人已復出行不在也

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也

子路曰不仕无義丈人既不在而子路曲此語以与丈人之二子令其父還述之也此以下之言悉是孔子使子路語丈人之言也言人不生則已既生便有在三之義父母之恩君臣之義人不若仕則臧於義故云不仕无義也

鄭玄曰苗言以語丈人二子也

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既有

長幼之恩又有君臣之義汝知見汝二子是識長幼之節不可廢棄如何廢於君臣之義而不仕乎

孔安國曰言汝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及可廢君臣之義也耶

欲潔其身而亂大倫二謂君臣之道理也又言汝不仕濁世乃是欲自清潔汝身耳如爲亂君臣之大倫何也

包氏曰倫道也理也又言君子所以仕者非貪榮祿富貴政是欲行大義故也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爲行義故仕耳濁世不用我道而我亦自知之也

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

包氏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不必自道得行也孔子道不見用已知之也

寫本注作女

寫本印本並無也字

古本為字無

古本倫作道理二字

寫本印本並已上有自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古本名作也寫本名下有也字

三本並長作張 小作少

逸民二二者謂民中節行超越逸不拘於世者也其人在下伯夷一人名叔齊二人也虞仲三人也夷逸四人也朱長五人也柳下惠六人也小連七人也

逸民者節行超逸者也苞氏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伯夷叔齊与逸民虽同而其行变有異故孔子評之也夷齊隱居餓死是不降志也不仕乱朝是不辱身也是心迹俱超逸也

郑玄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也直己之心是不降志也不入庸君之朝是不辱身也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此二人心逸而迹不逸也並仕魯朝而柳下惠三黜則是降志辱身也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虽降志辱身而言行必中於倫慮故云其斯而已矣

孔安國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矣張憑云彼被祿仕者乎其処朝也唯言不廢大倫行不犯色思慮而已豈以世務暫嬰其心哉所以爲逸民也

印本無矣字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放置也隱居幽処廢置世務二二不須及言之者也矣

苞氏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也

身中清廢中權身不仕乱朝是中清潔也廢变兌於世患是合於權智也故江熙云超然出於埃塵之表身中清也晦明以遠害發動中權也

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乱自廢弃以免患合於權也

印本目目也已作自目己之

三本並執上有所字

寫本朱張下更有張字

古本寫本並取作趣

寫本印本並執作摯

我則異於是无可无不可

我則退不拘於世故与物无異所以是无可无不可也江熙云夫迹有相明教有相資若數子者変既不同而我亦有以異矣然聖賢致訓相爲内外彼協契於往載我極溺於此世不以我異而抑物不以彼異而通滯此吾所謂无可无不可者耳豈以此目目也已所以異哉我迹之異蓋着于當時彼數子者亦不宜各滯於執矣故举其往行而存其會通將以導夫方類所挹仰乎

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也

或問曰前七人而此唯評於六人不見朱張何乎答曰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今序六人而闕朱張者明取舍与己合同也

大師執適齊

自此以下皆魯之樂人名也魯君无道礼樂崩壞樂人散走所不同也大師樂師也名執其散逸適往於齊国也

亞飯于適楚

亞次也飯飡也于其名也古天子諸侯飡

三本並適作是

寫本印本並無國也之也注下然周礼云云之疏直屬此下

必共奏樂每食各有樂人亞飯于適第二飡奏樂人也其奔逸適於楚国也

孔安國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執于共名也

然周礼大司樂王朔望食乃奏樂日食不奏也夜殷則日奏也故王制及玉藻皆云然也

三飯繚適蔡

繚名也第三飡奏樂人散逸入蔡國也

四飯缺適秦

缺名也第四飡奏樂人奔散入秦国也

苞氏曰三飯四飯樂章名也各異師繚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于河

鼓能擊鼓者也方叔名也亦散逸入河内之地居也

苞氏曰鼓擊鼓者方叔名也入謂居其河内也

播鞀武入于漢

播猶搖也鞀鼓也其人能搖鞀鼓者也名武亦散奔入漢(二)水内之居

寫本印本並鼓作鼓注疏皆同

印本鞉作鞀

寫本印本並作入漢水内之地居也古本無之字

寫本印本並小作少疏同

印本周公且上更有周公二字

三本並易下有也言二字

三本並無猶字佗上有以字
古本無人下親字

地也

孔安国曰播猶揺也武名也

小師陽擊磬襄入于海小師名陽又擊磬人名襄二人俱散奔入海内居也

孔安国曰魯哀公時礼毀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也

周公謂魯公周公且也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周公欲教之故云謂魯公也孫綽云此是周公顧命魯公所以之辞也

孔安国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封於魯也

曰君子不施其親此周公所命之辞也施猶易君子之人不以他人易己之親是因不失其親也

孔安国曰施猶易也不佗人親易其親也孫綽

三本並徧作偏下皆同
寫本印本並人以上有也謂二字惠徧作偏惠
三本並施人作於人

古本無求作毋求
寫本印本並速作違

寫本印本並疏士作子

云不施猶不徧人以不惠徧所親使魯公崇至公也張憑云君子施人戔之与比无徧施於親〻然後九族与庸勲並隆仁心与至公俱着也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〻用也爲君之道當委用大臣〻〻若怨君不用則是君之失也

孔安国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也

故旧无大故則不弃也故旧朋友也大故謂悪逆也朋友之道若无大悪逆之変則不得相速弃也

无求備於一人无具足不得責必備是君子易変之作也

孔安国曰大故謂悪逆之変也

周有八士旧云周世有一母身四乳而生於此八士〻〻並賢故記録之也

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侃案師説云非謂一人四乳〻猶俱

生也有一母四遍生二輙双二子四生故八子也何以知其然就其各兩二相随似是双生者也

苞氏曰周時四乳得八子皆爲顕士故記之耳

論語義疏卷第九

古写印二本並子貢下有語字

印本無並字

論語義疏卷第十 子張堯曰

梁国子助教吳郡皇侃撰

子張第十九 子張者弟子也明其君若有難臣必致死也所以次前者既明君惡臣宜拂衣而即去若人二皆去則誰爲匡輔故此次明若未得去者必宜致身故以子張次微子也 昺正義曰此篇記士行交情仁人勉学或接聞夫子之語或弁揚聖師之作以其皆弟子所言故差次諸篇之後也就此篇凡有廿四章大分爲五段揔明弟子稟仰記言行皆可軌則第一先述子張語第二明子友語記小作出入可也第三子游語第四曾參語第五子貢就子張語自有二章也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此是第一此一篇皆是弟子語无孔子語也士者知義理之名是謂外朝之士也並若見国有危難必不愛其身當以死救之是見危致命也士既如此則大夫以上可知也

孔安國曰致命不愛其身也

写本印本並四叓如上作如上四事

印本便作便

写本印本並無重也之也
印本無之字
三本並無一也之也

見得思義。此以下並是士行也、得二祿也、必不素飡、茂然後取、是見得思茂也。祭思敬。士始得立廟守其祭祀、祭神如神在、是祭思敬也。喪思哀。方喪三年爲君如父母、必窮苴斬、是喪思哀也。其可已矣。四叓如上爲士若此、則爲可也、江熙云、但言若是自可也。

子張曰。執徃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弘、大也、篤、厚也、亡、无也、人執徃能至弘大、信道必使篤厚、此人於世乃爲可重、若虽執徃而不弘、虽信道而不厚、此人於世不足可重、如有如無、故云焉能爲有、焉能爲亡也、江熙云、有徃不能弘大、信道不務厚至、虽有其懷道徃、蔑然不能爲損益也。

孔安國曰。言無所輕重也。世無此人、則不足爲輕、世有此人、亦不足爲重也、故云無所輕重之也、二章說此、是子張語是第一也。

子友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此下是第二、是子友語、自有十一章、子友弟子問子張求交友之道也。

古本道作導

三本並所交之所作取

孔安國曰。問与人交接之道也。

子張曰。子友云何。子張反問子友之門人云、汝師何所道、故曰云何也。對曰。子友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距之。子友弟子對子張述子友言也、言子友云結交之道、若彼人可者則与之交、若彼人不可者則距而不交也。

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子張聞子友之交与己異、故云異乎吾所聞也。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彼既異我、二故更說我所聞也、言君子所交之法、若見賢者則尊重之、衆來皈我、二則容之容之中有善者則嘉而美之、有不善不能者則矜而不責、不得可者与不可者距之。我之大賢。与於人何所不容。更說不互不可者距之也、設佗人欲与我交、我若是大賢則佗人必与我、故云於人何所不容也。我之不賢。与人將距我。又云、若我設不賢、而

三本並体下有交字

写本印本並無焉也之也

佗人必亦距我而不矜也如之何其距人也我若矜人〻必矜我〻若距人〻必距我故云如之何其距人也

苞氏曰友交當如子友也既欲与爲友故宜可者与之不可者距也汎交當如子張也若徃悠〻汎交則嘉善矜不能也明二子各一是也郑玄曰子友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王肅云子友所云歆体子張所云覆蓋交也栾肇云聖人体備賢者或偏以偏師備学不能円也故準其所資而立業焉猶易云仁者見其仁智者見其智寛則得衆而邊濫偏則寡合而身孤明各出二子之偏性亦未能兼弘夫子度也

子友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小道謂諸子百家之昏也一往看覧亦微有片理故云必有可觀者焉也

小道謂異端也

写本印本並無此字　三本並友作反

写本印本並疏忘下有其字　印本云作言

写本印本並此下有即字

致遠恐泥致至也遠久也泥謂泥難也小道虽一往可觀若持行支至遠經久則恐泥難不能通也

苞氏曰泥難不通也

是以君子不爲也爲猶学也既致遠必恐泥故君子之人兼持正典不学百家也江熙云聖人所以訓世軌物者遠有体趣故又文質可改而此処无友也至夫百家竟説非无其理然家人之規謨不及於經国慮止於爲身无貽厥孫謀是以君子舍彼取此也

子友曰日知其所亡此勸人学也亡无也无謂從来未經所識者也令人日新其徃日〻知所未識者令識録之也

孔安國曰日知其所未聞也

月無忘其所能所能謂已識在心者也既自日〻識所未知又月〻无忘所能故云識之也

可謂好学也已矣能如上支故可謂好学者也然此是温故而知新也日知其所

写本印本並無也字

亡、是知新也、月無忘所能、是温故也、可謂好学、是謂爲師也、

子夏曰博学而篤志、亦勸学也、博廣也、篤厚也、志識也、言人當廣学經典而深厚識録之不忘也、

孔安國曰廣学而厚識之也、

切問而近思、切猶急也、若有所未達之変、互急諮問取解故云切問也、近思者若有所思則互思己所己学者故曰近思也、

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学而未悟之変也、近思者近思於己所能及之変也、若汎問所未学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学者不精於所思者不解也、

仁在其中矣、能如上変、斯未是仁而方可能爲仁、故云仁在其中矣也、

印本則下有是字
三本並是作足
寫本無経文則字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変、亦勸学也、先爲設譬百工者巧師也、言百者挙全数也、居肆者其居常所作物器之処也、言百工由日三居其常業之処則其業乃成也、

君子学以致其道、致至也、君子由学以至於道、如工居肆以成変也、

邕氏曰言百工処其肆則変成、猶君子学以立其道也、江熙云亦非生巧也、居肆則見廣見廣而巧成、君子未能躰是也、学以廣其思、二廣而道成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君子有過是已誤行非故爲也、故知之則改而小人有過是知而故爲故愈文飾之不肯言已非也、故繆播云君子過由不及不及而失非心之病務在改行故无去也、其失之理明然後能得之理着得失既弁改過可復改也、小人之過生於情僞故不能不飾、二則弥張、乃是謂過也、

孔安國曰文飾其過不言其情實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三本並畏之下有也字

三本並經文言下有也字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變者有三其變但在一時也望之嚴然一也君子正其衣冠嚴然人望而畏之即之也溫二也即就也就近而視則其体溫溫潤也而人不憚之也遠氏注曰溫和潤也聽其言厲三也厲嚴正也雖見其和潤而出言其嚴正也所以前卷云君子溫而厲是也

鄭玄曰厲嚴正也李充曰厲清正之謂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辭正体直而作容自然發人謂之變耳君子无變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君子謂國君也國君若能行信素着則民知其非私故勞役不憚故云信而後勞其民也未信則以為厲己也厲病也君若信未素着而動役使民民則怨君行私而橫見病役於己也江熙云君子克厲作也故民素信之服勞役故知非私信不素立民動以為病己而奉其私也

王肅曰厲病也

寫本印本並之下有也字

印本其所上有以為二字

印本也上之字無

信而後諫此謂臣下也臣下信若素着則可諫君君乃知其惜我非虛故從之未信則以為謗己也臣若信未素立而忽諫君君則不信其言其所諫之變是謗於己也江熙云人非忠誠相與未能諫也然投人夜光鮮不棄劍易云貴孚在道明無素信不可輕致諫之也

子夏曰大作不踰閑大作上賢以上也閑猶法也上作之人常不踰越於法則也

孔安國曰閑猶法也

小作出入可也小作中賢以下也其立作不能恒全有時暫至有時不及故曰出入也不素其備故曰可也子夏語十一章訖此也

孔安國曰小作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

印本少作小則為作為則無耳矣二字

寫本印本並道下有也字

古本無但於之但

古本無心字

此下第三子游語自有二章門人小子謂子夏之弟子也子游言子夏諸弟子不能廣学先王之道唯可洒掃堂宇當對賓客進退威儀之少礼於此乃則爲可也耳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抑助語也洒掃以下之事抑但是末事耳若本事則無如之何也本謂先王之道

苞氏曰言子夏弟子但於當對賓客修威儀礼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无其本也故云本之則无如之何也

子夏聞之曰噫噫不平之声也子夏聞子游鄙己門人故爲不平之声也

孔安國曰噫心不平之声也

言游過矣既不平之而又云言游之說實爲過失也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既云子游之說是過故更說我所以先教以小事之由也君子之道謂先王之道也孰誰也言先王大道即既深且遠而我知誰先能傳而後能倦懈者耶故云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既不知誰故先歷試小事然後乃教以大道也張憑云人性不同也先習者或早懈脫学者或後倦當要功於些終不可以一限也

苞氏曰言先傳大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熊埋云凡童蒙初学固宜聞漸日進階麁入妙故先且啓之以小事後將教之以大道也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言大道与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学者當以次不可一往学致生厭倦也

馬融曰言大道与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学當以次也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君子大道既深故傳学有次豈可發初使誣罔其伐而并学之乎

馬融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拂而已也

有始有終者其唯聖人乎唯聖人有始有終学能不倦故可先学大道耳自非聖人則不可不先從小起也張憑云譬諸草木或春花而夙落或秋栄而早實君子之道亦有遲速焉可誣也唯聖人始終如一可謂永無先後之異也

孔安國曰始終如一唯聖人耳也

子友曰仕而優則学亦勸学也優謂行有餘力也若仕官治官ニ法而已力有優餘則更可研学先王典訓也

馬融曰行有餘力則可以学文也

印本紅文終作卒

印本無也字

古本云一本注文可字無

学而優則仕学既无當於立官ニニ不得不治故学業優足則必進仕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致猶至也虽喪礼主哀然孝子不得過哀以滅性故使各至極哀而止

孔安国曰毀不滅性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張子張也子游言吾同志之友有於子張容貌堂偉難爲人所能及故云爲難能也

苞氏曰言子張之容伐之難及者也

然而未仁袁氏云子張容貌難及但未能体仁也

曾子曰堂ニ乎張也此以下是第四曾參語自有四章堂ニ伐容可怜也難与並爲仁矣言子張虽容貌堂ニ而仁行淺薄故云難並爲仁並竝也

三本並止下有也字

印本無有於二字 写本無於字

印本怜作憐

三本並蔭上有仁字

写本印本並無文字

印本了作方

印本君作若

郑玄曰言子張容伐盛而於仁道薄也江熙云堂二德宇廣也仁行之極也難与並蔭人上也然江熙之意是子張仁勝於人故難与並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拠有所聞於孔子也其叓在下文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此所聞於孔子之叓也致極也言人於佗行了可有時不得自極然及君親喪則必互自極其叓故云必也親喪乎也

馬融曰言人雖未能自致尽於佗叓至於親喪必自致尽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佗可能也人子爲孝皆以愛敬而爲躰而孟莊子爲孝非唯愛敬二二之外別又有叓故云其佗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難也此是其佗可能之叓也時人有喪三年之内皆改易

印本無於字

其父平生旣臣及於政叓而莊子居喪父臣父政虽有不善者而莊子猶不忍改之能如此者所以是難也

馬融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中父臣及父政虽不善者不忍改之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孟氏魯下卿也陽膚曾子之弟子也士師獄官也孟子氏使陽膚爲己家獄官也

苞氏曰陽膚曾子弟子也士師典獄官也問於曾子曾子曾參也陽膚將爲獄官而還問師求其法術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曾子荅之使爲法也言君上若善則民下不犯罪故堯舜之民比屋可封君上若惡則民下多犯罪故桀紂之民比屋可誅當于其時君上失道既久故民下犯罪離散者衆故云久也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如猶若也若得其情謂責竅得其罪狀也言汝爲獄

写本印本並其作爾

印本竅作徼下同

三本並矜下有也字

官職之所司不得不兢懼念之慎勿自喜言汝能得人之罪也所以心須哀矜者民之犯罪非其本懷政是由從君上故耳罪疏非本所以互哀矜

馬融曰民之離散爲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爲也非民之過也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也不如是之甚也此以下是才五子貢語自有五

韋紂者殷家元道君也无道失国而後世經是惡事皆云是紂昔所爲然紂昔者爲惡實不應頓如此之甚故云不如是之甚也

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下流謂爲惡行而處人下者也言紂不遍爲衆惡而天下之惡交皆云是紂所爲故君子立身惡爲居人下流若一居下流則天下之罪并歸之也

孔安国曰紂爲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憚甚之皆以

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蔡謨云聖人之化由群賢之輔闇主之乱由衆惡之

黨是以有君无臣宗襄以敗衛灵無道夫奚其喪言一紂之不善其乱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惡人皆歸之是故之也若如蔡謨意是天下惡人皆助紂爲惡故失天下耳若直置一紂則不能如此

甚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也日月之蝕非日月故爲君子之過非君子故爲故云如日月之蝕也過也人皆見之日月之蝕人並見之如君子有過不隱人亦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改也日月蝕罷改闇更明則天下皆並瞻仰君子之德亦不以先過爲累也

孔安國曰更改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古本云一本無其字

官本印本並既下有猶字　印本墜作於

衛公孫朝　馬融曰朝衛大夫也

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学　公孫問意政嫌孔子无師故問云仲尼焉学也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子貢若称仲尼必学也將荅道学故先廣引道理也文武之道謂先王之道也未墜於地謂未廢落在於地也　在人　既未廢落墜地而在於人所行也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既猶在人所行人有賢否若大賢者則学識文武之道大若不賢者則学識文武之道小也　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蚤大小有異而人皆有之故曰莫不有文武之道也　夫子焉不学　大人学識大者孔子是人之大者豈得独不学識之乎

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与不賢各有所識夫子无所不從其学也

三本並仇下有也字

印本身作才

古本云他本諸作之

印本墻作牆下及疏皆同

印本譬之作譬諸

而亦何常師之有　言孔子識大所学者多端〻〻故无常師也

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学故無常師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　武叔身是大夫又語佗大夫於朝廷以詆孔子也

馬融曰魯大夫叔孫及仇武謚也

曰子貢賢於仲尼　此所謂語之変也言子貢人身識量賢於孔子也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　景伯亦魯大夫當是于時在朝聞叔孫之語故来告子貢而道之也　子貢曰譬諸宮墻　子貢聞景伯之告亦不驚距仍爲之設譬也言人之器量各有深淺深者難見淺者易覩譬如居家之有宮墻〻高則非闚闚所測墻下闚闚易兮故云譬之宮墻也　賜之墻也及肩　賜子貢名也子貢自言賜之識量短淺如及肩之墻也　闚見室家之好　墻既

写本印本並容有作有容

及肩故佗人從墻外行得闚見墻內室家之好也夫二子之墻數仞七尺曰仞言孔子聖量之深如數仞之高墻也不得其門而入者不見宗廟之美百宮之富墻既高峻不可闚闞唯從門入者乃得見內若不入門則不見其所內之美也然墻短下者其內止有室家墻高深者故廣容有宗廟百官也得其門者或寡矣富貴之門非賤者輕入二者唯富貴人耳孔子聖人器量之門非凡鄙可至二者唯彀子耳故云得門或寡二少也

苞氏曰七尺曰仞也

夫子云不亦宜乎子貢呼武叔為夫子也賤者不得入富貴之門愚人不得入聖人之奧室武叔凡愚云賜賢於孔子是其不入聖門而有此言故是其宜也袁氏云武叔凡人應不達聖也

苞氏曰夫子謂武叔也

写本印本並知作智

印本謂便作便謂

写本印本並減作滅

叔孫武叔毀仲尼猶是前之武叔又訾毀孔子也子貢曰無以為也子貢聞武叔之言故抑止之使无以為訾毀仲尼不可毀也又明言語之云仲尼聖人不可輕毀也佗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更喻之說仲尼不可毀之辟也言佗人賢者雖有才智二二之高止如丘陵丘陵雖高而人猶得踰越其上既猶可踰故可毀也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言仲尼聖知高如日月日月麗天豈有人得踰踐者乎既不可踰故亦不可毀也人雖欲自絕也其何傷於日月乎世人踰丘陵而望下便謂丘陵為高未曾踰踐日月不覺日月之高既不覺高故訾毀日月謂便不勝丘陵是自絕日月也日月雖得人之見絕而未曾傷減其明故言何傷於日月也譬凡人見小才智便謂之高而不識聖人之奧故毀絕之雖復毀絕亦何傷聖人德乎多見其不知量也不測聖人

古本無足字

印本忽作為 無故政之故

写本印本並已作汝

写本二智作知

三本並経文外下有也字

写本印本並知作智

德之深而毀絶之如不知日月之明而棄絶之若有識之士視覩於汝則多見汝愚闇不知聖人之度量也

言人雖欲自絶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此子禽必非陳亢當是同姓名之子禽也其見子貢每事称師故謂子貢云汝何忽事二崇述仲尼乎故政當是汝為人性多恭敬故尒耳而仲尼才能豈賢勝於己乎呼子貢以為子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子貢聞子禽之言故方便荅距之也言智与不智由於一言耳今汝出此言是不智也

言不可不慎也智否既寄由一言故互慎之耳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外此出子禽不知之事也夫物之高者莫峻嵩岳二二虫峻而人猶得為階梯以外上之也今孔子聖作其高如天二之懸絶既非人可得階升而孔子聖作豈可謂我之賢勝之乎汝謂不勝為勝即是一言為不智故不可不慎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子禽當是見孔子栖遑不被時用故發此不智之言子貢抑之既竟故此更廣為陳孔子聖作不与世人同也邦謂作諸侯也家謂作卿大夫也言孔子若為時所用得為諸侯及卿大夫之日其風化与堯舜无殊故先張本云夫子之得邦家者也

孔安國曰謂為諸侯若卿大夫也

所謂立之斯立言夫子若得為政則立教无不立故云所謂立之斯立也

導之斯行又若導民以作則民莫不與行也故云導之斯行也

綏之斯來綏安也遠人不服修文作安之遠者莫不襁負而來也

動之斯和動謂勞役之也悅以使民二忘其勞故役使之莫不

写本印本並日下有則字

写本経導字作道注同

写本印本並無栄也之也字是之

三本並哀戚作戚哀

和穆也 其生也栄也 孔子生時則物皆頼之得性尊崇於孔子是生也栄也 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孔子之死則四海遏密如喪考妣是其死也哀也袁氏云生則時物皆栄死則時物哀戚也

孔安國曰綏安也言孔子爲政其立教則无不立導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来至動之則莫不和穆故能生則見栄顯死則見哀痛也

写本印本並同法則作法則同

堯曰第二十

堯曰者古聖天子所言也其言天下大平禪位与舜之事也所以次前者事君之道若至去者拂衣至留者致命去留當理事迹无虧則大平可覩揖讓如堯故堯曰最後次子張也 昺正義曰此篇記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語明天命政化之美皆是聖人之道可以垂訓将来故以殿諸篇非所次也

堯曰 云堯曰者称堯之言教也此篇凡有三章雖初称堯曰而寛通衆聖故其章内并陳二帝三王之道也就此一章中凡有五重自篇首至天禄永終爲第一是堯命授舜之辞又下云舜亦以命禹爲第二是記者序舜之命禹亦同堯命舜之辞也又自予小子履至万方有罪在朕躬爲第三是湯伐桀告天之辞又自周有大賚至在予一人爲第四是明周武伐紂之文也又自謹權量至章末爲第五明二帝三王雖有揖讓与干戈之異而安民取治之同法則也又下次子張問孔子章明孔子之徳同於堯舜諸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古本曆作歷注疏皆同

写本文本並云作曰

三本並注次下有也字

也上章諸堊所以能安民者不出尊五美屏四惡而孔子非不能爲之而時不值耳故師資殷勤往反論之也下又一章不知命无以爲君子也此章以明孔子非不能爲而不爲者知天命故也

咨尔舜

自此以下堯命舜以天位之辞也咨〻嗟也尔汝也汝〻於舜也舜者謚也堯名放勲謚云堯也舜名重華謚云舜也謚法云翼善傳堊曰堯仁盛堊明曰舜也堯將命舜故先咨嗟欵而命之故云咨汝舜也所以歎而命之者言舜之徙美兼合用我命也

天之曆數在尔躬

天〻位也曆數謂天位列次也尔汝也躬身也堯命舜云天位列次〻在汝身故我今命授与汝也

曆數謂列次

列次者謂五行金木水火土更王之次也

允執其中

允信也執持也中謂中正之道也言天位運次既在汝身則汝亞信執持中正之道也

四海困窮

四海謂四方蛮夷戎狄之国也困極也窮尽也若内執中正之道則德教外被四海一切服化莫不極尽也

天禄永終

永長也終猶卒竟也若内正中国外被四海則天祚禄位長卒竟汝身也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禄所以長終也

苞氏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禄所以長終也

舜亦以命禹

此第二重明舜讓禹也舜受堯禪在位年老而讓与禹亦用堯命己辞以命於禹也故云舜亦以命禹也所以不別爲辞者明同是揖讓而授也當云舜曰咨尔禹天之曆數以下之言

孔安國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辞命禹也

曰予小子履

此第三重明湯伐桀也伐与授異故不因前揖讓之辞也澆淳既異揖讓之道不行禹受人禪而不禪人乃傳位与其子孫至末孫桀無道爲天下苦患湯有聖徳應天從民告天而伐

写本印本並己下有之字

写本印本並言下有也字

三本並我下有也字称名下亦有也字

三本並帝下有也字

印本尅作克

印本無一乙字

之此以下是其辞也予我小子湯自称謙也履湯名也將告天故自称我小子而又称名敢用玄牡敢果也玄黑也牡雄也夏尚黑尔時湯猶未改夏色故猶用黑牡以告天故云果敢用於玄牡也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昭明也皇大也后君也帝天帝也用玄牡告天而云敢明告于大大君天帝

孔安國曰履殷湯名也此伐桀告天也文殷家尚白未變夏礼故用玄牡也皇大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辞若此也此伐桀告天辞是墨子之書所言也然易說云湯名乙而此言名履者白虎通云本湯名履尅夏以後欲從殷家生子以日爲名故改履名乙乙以爲殷家法也

古本陰作鄣印本作隱

三本並罪上有有字

古本以其二字作已字

有罪不敢赦湯既應天天不赦罪故凡有罪者則湯亦不敢擅赦也

苞氏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也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此明有罪之人也帝臣謂桀也桀是天子天子天臣夏君故謂桀爲帝臣也不蔽者言桀罪顯着天地共知不可陰蔽也

言桀居帝臣之位也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也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朕我也万方猶天下也湯言我身若自有罪則我自有當之不敢関預於天下万方也

萬方有罪在朕躬若万法百性有罪則由我身也我爲民主我欲善而民善故有罪則皈責於我也

孔安國曰無以万方万方不

三本並天下有大字

預也萬方有罪我身過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此第四章明周家法也此以下是周伐紂誓民之辭也舜与堯同是揖讓讓共用一辭武与湯同是干戈故不爲別告天之文而即用湯之告天文也而此述周誓民之文之不述湯誓民文者尚昏亦有湯誓也今記者欲互以相明故下舉周誓則湯其可知也周二家也賚賜也言周家受天賜故富足於善人也或云周家大賜財帛於天下之善人二二故是富也

周二家也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也

有乱臣十人是也此如前通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已上尚昏第六湯誓中文言虽与周有親而不爲善則被罪黜不如虽无親而仁者必有祿爵也

古本無注謂字

三本並先上有而字

印本如殷之如作於

三本並備作修

三本並秤作称下同

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

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管蔡謂周公之弟管叔蔡叔也流言作乱周公誅之是有親而不仁所以被誅也箕子是紂叔父爲紂囚奴武王誅紂而釈箕子囚用爲官爵使之行商容微子是紂庶兄也見紂惡先投周武王用之爲殷后於宋並是仁人於周无親而周用之也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武王引咎自責辭也江熙云自此以上至大賚周告天之文也自此以下所修之政也禫者有命无告舜之命禹一準於堯周告天文少其異如殷所異者如此存其躰不録備也侃案湯伐桀辭皆云天故知是告天也周伐紂文句二称人故知是誓人也

謹權量此以下第五章明二帝三王所修之政同也不爲国則已既爲便當然也謹猶慎也權秤也量斗斛也當謹慎於秤尺斗斛也

審法度審猶諦也法度謂可治国之制典也至審諦分明之也

修廢

印本權下有以下二字

古本写本並秤作称

印本逸字無

官治故曰修若旧官有廢者則更修立之也四方之政行矣自謹權若皆得法則四方風政並服行也

苞氏曰權秤也量斗斛也

興滅国若有国爲前人非理而滅之者親新王當更爲興起之也繼絶世若賢人之世被絶不祀者當爲立後係之使得仍享祀也举逸民若民中有才行超逸不仕者則躬举之於朝廷爲官爵也天下之民皈心焉既能與繼举逸故爲天下之民皆皈心襁負而至也所

重民食喪祭此四事並又治天下所亟重者也国以民爲本故重民爲先也民以食爲活故次重食也有生必有死故次重於喪也喪畢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故次重祭也

孔安國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尽其哀重祭所以致敬也

写本悦作説注同

古本印本並支作義

九字衍文

寛則得衆爲君上若能寛則衆所共皈故云得衆也敏則有功君行事若俊用敏疾則功大易成故云有功也公則民悦君若爲事公平則百姓皆歡悦也

孔安國曰言政教公平則民悦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也

子張問政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此章第二明孔子同於堯舜諸聖之事也子張問於孔子求爲政之法也子曰尊五美尊崇重也孔子荅曰若欲從政當尊崇於五事之美者也屏四悪屏除也又除於四事之悪者也斯可以從政矣若尊五除四則此可以從政也

孔安國曰屏除也

子張曰何謂五美也子張并曰何謂五美也子張并不曉五美四悪未敢并問今且

印本無是

印本並丟作吝

分諮五美故云何謂五美也子曰君子惠而不費歷荅於五此其一也言爲政之道能令民下荷於潤惠而我无所費損故云惠而不費也勞而不怨二也君使民勞若而民其心无怨故云勞而不怨也欲而不貪三也君能遂己所欲而非貪丟也泰而不驕四也君能恒寬泰而不驕傲也威而不猛五也君能有威嚴而不猛厲傷物也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張亦并未曉五叟故且先從第一而更諮也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荅之也因民所利而利之謂民水居者利在魚塩蜃蛤山居者利於草實材木明君爲政即而安之下使水者居山渚者居中原是因民所利而利之而於君无所損費也

王肅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也

印本無我欲二字古本写本並無欲字

印本湛作堪

擇其可勞而勞之又誰怨孔子知子張並疑故并歷荅也言凡使民之法各有等差抉其可應勞役者而勞役之則民各服其勞而不敢怨也欲仁而得仁又焉貪欲有多塗有欲財色之欲有欲仁義之欲〻仁義者爲廉欲財色者爲貪言人君當欲於仁義使仁義變顯不爲欲財色之貪故云欲仁而得仁又焉貪也江熙云我欲仁則仁至非貪也君子無衆寡言不以我富財之衆而陵彼之寡少也無小大又不得以我貴勢之大加彼之小也無敢慢我虽衆大而愈我欲敬寡小故无所敢慢也

孔安國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之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能衆能大是我之泰不敢慢於寡小是不驕也故云泰而不驕也殷仲湛云君子處心以虛接物以爲敬不以衆寡異情大小改意无所敢慢斯不驕也君子正

印本視瞻作瞻視　若容作為容

三本並勗作勑

其衣冠。衣无撥冠无兌也。尊其瞻視。視瞻无回邪也。儼然。若思以若容也。人望而畏之。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听其言也厉故服而畏之也。斯不亦威而不猛乎。望而畏之是威也即之也溫是不猛乎也。子張曰。何謂四惡。已聞五美故次更諮四惡也。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一惡也為政之道必先施教〻若不從然後乃殺若不先行教而即用殺則是酷虐之君也。不戒視成。謂之暴。二惡也為君上見民不善當宿戒語之戒若不從然後可責若不先戒勗而急卒就責目前視之取成此是風化无漸故為暴卒之君也暴淺於虐也。

馬融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為視成也。責目前之成故謂之視成也。慢令致期。謂之賊。三惡也与民無信而虛期〻不申勗丁寧是慢令致期也期若不至

三本並明下有而字

印本尅作剋

而行誅罰此是賊害之君也袁氏云令之不明急期之也。

孔安國曰。与民無信而虛尅期也。猶之与人也。四惡也猶之与人謂以物獻与彼人必不得止者也。出內之吝。吝雜惜之也猶會應与人而其吝惜於出入之屬故云出內之吝也。謂之有司。有司謂主典物者也猶庫吏之屬也庫吏金有官物而不得自由故物應出入者必有所諮問不敢擅易人君若物与人而不吝即与庫吏无異故云謂之有司也。

孔安國曰。謂財物也。俱當与人而吝嗇於出內。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為君子也。此章第三明若不知命无以為君子所以

三未並知之作知人

更明孔子知命故不爲政也命謂窮通夭壽也人生而有命受之由天故不可不知也若不知而強求則不成爲君子之行故云无以爲君子也

孔安國曰命謂窮達之分也窮謂貧賤達謂富貴並稟之於天如天之見命爲之者也

不知礼无以立也礼主恭倹莊敬爲立身之本人若不知礼者无以得立其身於世之也故礼運云得之者生失之者死詩云人而无礼不死何俟是也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江熙云不知言則不能賞言不能賞言則不能量彼猶短綆不可測於深井故无以知之也

馬融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

論語義疏卷第十

文明十四寅年三月於足利官濃山口茅檐下書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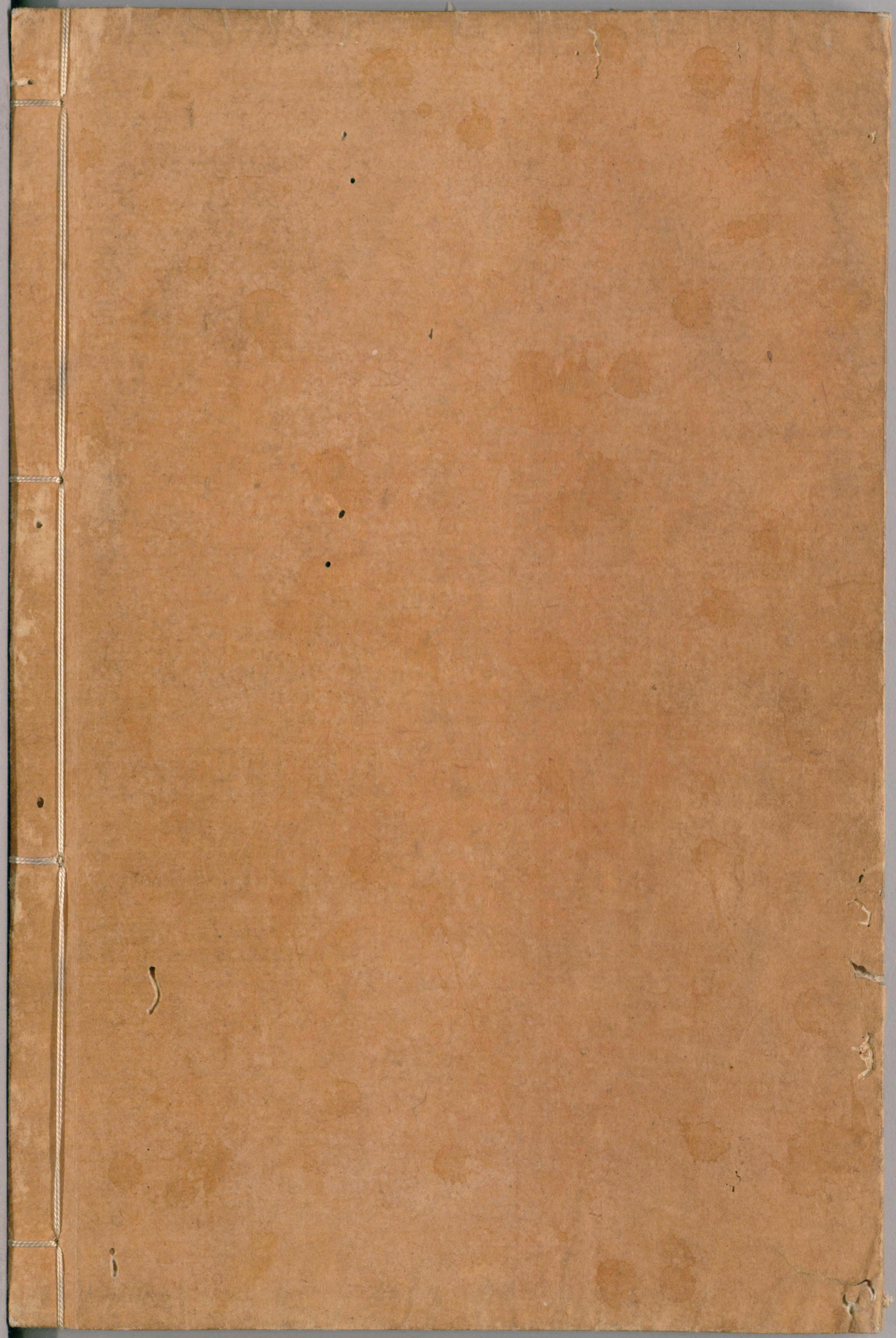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別 2
10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